



古代埃及和 美索不达米亚美术

ART OF ANCIENT EGYPT
AND MESOPOTAMIA

罗世平 主编 李建群 著

世界美术通史

古代埃及和 美索不达米亚美术

ART OF ANCIENT EGYPT
AND MESOPOTAMIA

罗世平 主编 李建群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美术/罗世平主编;李建群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世界美术通史)

ISBN 978-7-300-1193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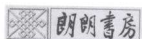
I. ①古…

II. ①罗…②李…

III. ①美术史—埃及—古代②美术史—美索不达米亚—古代

IV. ①J141.109.2②J137.7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57057 号



世界美术通史

古代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美术

罗世平 主编 李建群 著

Gudai Aiji he Meisuobudamiya Meishu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发行热线:010-51502011

编辑热线:010-51502017

网 址 <http://www.longlongbook.com>(朗朗书房网)

<http://www.crup.com.cn>(人大出版社网)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浙江影天印业有限公司

规 格 170 mm×24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张 17.25

印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19 000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出版说明

这是第一部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出版的由中国学者编纂完成的《世界美术通史》，因此也是一部具有开拓性、原创性和鲜明学术特色的观察和研究古今中外重大美术现象及美术发展概况的图文资料集成。

编写一部《世界美术通史》，较为完整、清晰地反映世界各民族美术发展的历程，是很多中国学者的夙愿。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几千年连绵不断的中国美术也是在世界历史的大环境中生长发展起来的。现代中国正在认真了解和研究世界，世界各国人民也在认真关注中国，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近百年来，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友好交往（包括文化交流）在不断增强，中国对整个世界的视野也在不断拓展，这对中国和世界的进步，对文化艺术的繁荣，已经产生了并将继续产生积极的影响。现在这一进程还在延续，还在不断地扩展。

在这种情况下，由中国学者来编写和出版《世界美术通史》这件事显得尤为重要。之所以如此，一是由于历史环境和研究条件的限制，几十年来我们迟迟未能把这项工作提上日程；另一方面，不少欧美学者编撰的世界美术史虽然在资料的汇集和学术观点上各有特色，但不少著作因受欧洲中心论和西方中心论的影响，对亚洲特别是中国艺术史的面貌反映得很不充分，对俄国和东欧艺术也存有偏见，不予介绍或一笔带过。尤其令人不安的是，有些著作中把中国固有的领土西藏和新疆地区的美术作为中国域外艺术来介绍和评述。显然，这一类违背历史真实、观点有失公允的美术史，不利于艺术史知识的传播，不利于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也同样不利于艺术史的深入研究。这种状况已经引起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有良知的艺术史学家们的重视。我们高兴地看到，不少欧美和亚洲学者正在为扭转这一状况作出种种努力，他们也期待中国的美术史学家们作出自己的贡献。

十年前，当我们初步完成《中国美术全集》的编纂、出版工作之后，就开始筹划和出版《世界美术通史》的事宜。由于有中央美术学

241	第五章 新巴比伦美术 (公元前 625—前 539 年)
242	第 1 节 建 筑
250	第 2 节 装饰彩画与雕刻
255	译名表
261	图版目录



The background of the entire page is a detailed ancient Egyptian wall painting. It depicts a central male figure, likely a deity or a high-ranking official, wearing a large, tall headdress made of papyrus leaves. He is shown in a frontal, slightly turned pose, wearing a long, pleated kilt. To his left, a smaller female figure, possibly his wife, is shown in profile, also wearing a long dress. To his right, two more figures are visible, one standing and one seated, both in traditional Egyptian attire. The background is filled with hieroglyphs and a large sun disk with rays emanating from it, suggesting a religious or mythological scene.

第

古代埃及美术

部

第一章

总 论

尼罗河的赐予

古代埃及是世界上文化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与中国、巴比伦、印度并称为东方四大文明古国。古埃及位于非洲东北角尼罗河下游，东西横亘着沙漠，北临地中海，南傍努比亚的荒脊高山，尼罗河从南到北流贯全境。就像其他古代文明一样，埃及文明的成长与一条伟大的河流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早在古希腊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就说过：“埃及是尼罗河的赐予。”

尼罗河的主流从南部的努比亚一泻千里，向北注入地中海。尼罗河流经的大部分地区是在沙漠里冲积出来的河谷。它在不毛的沙漠里滋润出一片细长的绿洲，在这片绿洲上孕育了伟大的古埃及文明。尼罗河是埃及文化的摇篮，埃及的全部历史和文化几乎都集中在尼罗河两岸。每年雨季，努比亚境内大雨滂沱，尼罗河河水6月份开始上涨，9月份达到最高水位。河水把上游的淤泥杂草冲到下游，河水退后，留下一层肥沃的黑土，为农业文明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文明的曙光

尼罗河的滋润带来了文明的曙光。早在旧石器时期，尼罗河两岸就有了居民，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埃及就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国家。对尼罗河周而复始的定期涨落的观察使埃及人创造出世界上最早的太阳历，水退后重新丈量土地产生了埃及的测量学、几何学。在人类艺术史上，埃及人最早创造了第一流的建筑艺术以及与建筑物相适应的雕刻、绘画。埃及艺术家在数千年前就已经对自然界和社会生活进行了认真的观察，并且有独特的理解。埃及艺术保留着特殊的风格和持续稳固的

洪水和它的诸多方面
拉美西斯二世祭庙浅浮雕
石灰石
第十九王朝
巴黎卢浮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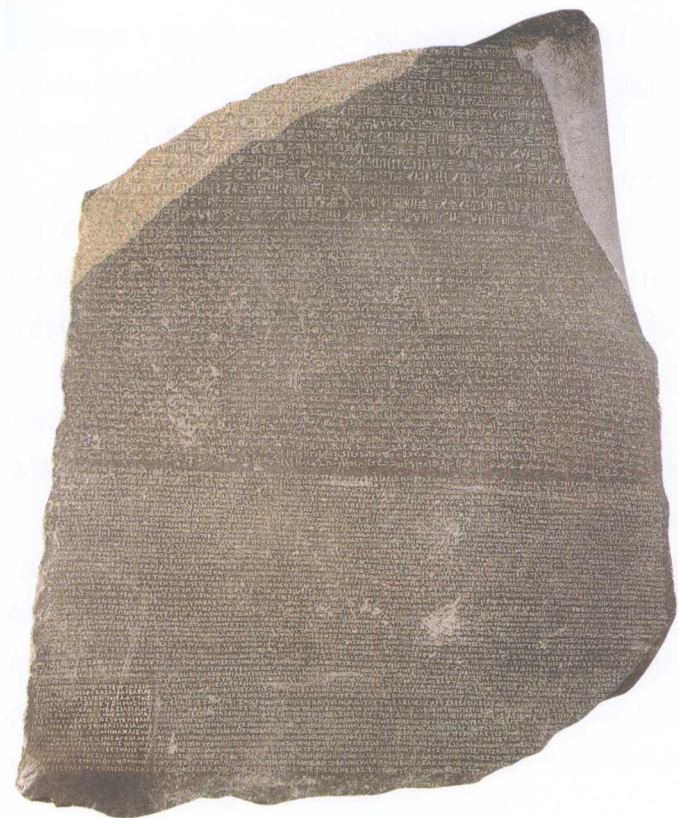
传统。埃及文明距我们是那么遥远，在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人建造迷宫之前的1000年，在以色列人追随摩西摆脱奴隶身份之前的900年，它已经是一个大国。2000年以前的希腊人和罗马人看埃及，就已有点儿像现代西方人凭吊希腊和罗马废墟了。

埃及的考古发掘

但是，在希腊和罗马以后的1000多年间，没有人了解埃及人的文化。人们对于流入欧洲的零星埃及古文物，只是当做神秘难解的古董来看待。直到1798年拿破仑率军远征埃及，才开始揭开古埃及文明的重重帷幕。当时，跟随法军进入埃及的，有一个“百人学者司令部”，其中有考古学家兼画家的多米尼克·维旺特·德农。他在日记里留下了有关吉萨的胡夫大金字塔内部与狮身人面像的速写画，还记载了萨卡拉乔塞尔国王的六级

罗塞达石碑
玄武岩
118cm × 77cm
公元前196年
伦敦大英博物馆

1799年法军在罗塞达附近修筑工事时发现此碑。碑上为公元前196年的诏文，以埃及象形文体、平民体及希腊文三种字体写成。此碑在解读古埃及文字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梯形金字塔的考察资料。在法军从上埃及回归途中，德农又去考察了底比斯周围的出土文物。

1799年，炮兵军官沙布尔率工兵在尼罗河三角洲罗塞达村挖掘堑壕时，发现了一块刻有古埃及象形文字和希腊文字的黑白玄武岩铭文石板。据说这是当年埃及祭司为纪念国王托勒密五世而发布的公告（公元前196年）。这一发现十分重要，它是解读埃及古文字的钥匙。罗塞达石碑上希腊语和埃及语合璧的文字，使研究了多年古代文字的语言学家让·弗朗西斯·商博良揭开了古埃及象形文字之谜。这一成就为埃及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19世纪在埃及学上有突出成就的学者首先是象形文字专家里夏德·莱普西乌斯（1810—1884），他本是德国考古学院的院士，得到德皇威廉四世的资助，去埃及从事大规模发掘。他查清了67座金字塔和130座“马斯塔巴”陵墓，这使人们对埃及美术源流的认识上溯到4000余年以前。他还做了穿越埃及全境的旅行，核定了数千个埃及国王、王后、王子的名字与封号，确定了古埃及的古王国、中王国、新王国的历史分期，写出了一本古代埃及国王的编年史册。

第二位埃及学权威是法国的奥古斯特·马里埃特（1821—1881）。他于1851年受巴黎卢浮宫派遣到埃及，在那里从事文物收集工作30余年，所发掘的神庙、宫殿、墓葬不计其数。在他的艺术收藏中有著名的《书吏凯伊》、《老村长》等。

进入20世纪之后，埃及美术考古的规模扩大了。20世纪埃及考古最大的发现是霍华德·卡特对第十八王朝图坦卡蒙陵墓的发掘。在这个未遭盗窃的完整墓穴中，共出土了1700余件文物，包括装在三层彩绘金棺中的图坦卡蒙的木乃伊和黄金面具。通过包括埃及在内的各国学者专家们周密而细致的工作，古埃及的秘密已经揭开不少，世界各国对埃及的研究已形成系统完整的埃及学。埃及文化和美术作为世界上已知的伟大文明之一，以其固有的光辉现身在世人面前。

象形文字的图像象征意义

埃及人的历史通过刻在建筑物石板上和写在纸莎草上的象形文字而被保留下来。尼罗河边盛产的纸莎草为埃及人提供了取之不尽的造纸材料，埃及人是世界上最早用纸来记载他们历史的民族。早在第一王朝时期，古埃及人就有了他们自己的文字。干燥的沙漠气候使古代的纸莎草纸卷得以保存下来。



埃及人在尼罗河两岸种植纸莎草，将其作为书写材料。

世人最初用惊奇的眼光观察埃及象形文字，对于它的意义却丝毫不能了解。最后运用这些符号的人是4世纪的埃及祭司，他们对这种文字的意义讳莫如深，以致当时及以后的欧洲学者都认为这种象形文字只是某种难解的宗教仪式使用的神秘符号。然而，在1822年，一位法国语言学家戏剧性地证明，埃及石刻上的那些栖息的鸟、瞠视的脸和盘踞的蛇可以组成同它们的形象完全无关的词。商博良用罗塞达石碑上的埃及、希腊两种文字作对照，花了整整23年时间，破译了古埃及文字。

古埃及象形文字中的每一个图像都代表一个音节符号，也代表会意符号。不同的图像组合在一起构成含义丰富的词组。也有的符号本身仍具有象形的意义，如流泪的眼睛表示哭泣，平缓的波纹表示水，男子的侧影表示男人或儿子，高举一只手

的人物侧影表示欢乐……

埃及人注重象形文字的记载与交流功能，同样也注重它的美观性。他们常把文字当做装饰之用，文字可以横写，也可以直写。中间不留空白，也没有标点。生物的图形一般面对着文字起点，象形文字本身也按照这个方向阅读，上面的符号永远读在下面的符号前面。一组组的符号排列得非常对称，很规整地写在一个无形的方格内，让人看了觉得很美观。

王权与宗教

辉煌的古埃及文明是建立在金字塔形的稳固的社会结构之上的文明。没有哪一个社会能比古埃及更适合于这一比喻，而金字塔正好建在埃及。古埃及是一个王权高度集中的奴隶制社会，法老高踞埃及社会顶端，集神权和王权于一身。在他下面是贵族、官员、书记、工匠、没有专门技能的劳工、农民和奴隶。这一社会结构顶部的一小部分人有钱有势，它的下面是一个比较大的集团，参与经营这些财富和权力，再下面是千百万在作坊和田间辛苦工作的人。

法老是诸神和国家灵魂的象征，在人们的心目中，他对尼罗河的涨落、土地的收获、商业的兴衰、军队的强弱与和平的维护都负有责任。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法老即是国家和法律的化身。由于宗教渗透了埃及人的全部生活，像现代西方国家所实行的那种政教分离在古埃及显然是没有可能的，埃及的统治者集神权与世俗权力于一身。

古代埃及是个信仰多神的国度，人们的宗教观念与原始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和民族图腾密切相关。在埃及人的诸神谱系中，上自日月星辰，下至山川河流，各有神圣的

荷露斯像

荷露斯原为天神，是埃及最古老的神明之一，后来在奥西里斯神话中成为奥西里斯之子，为父复仇，夺回王位，故国王为荷露斯在世上的化身。



坟墓浮雕

该浮雕描绘了雕刻家正用凿子和斧子完成一件雕像。在埃及的手工业者中，雕刻家报酬颇丰，因为他们的工作为一个人的“卡”提供了一个永久的庇身之所而使其永生。



位置，各有自己的职掌，也各有其特定的权力范围。如在提尼斯，人们崇拜鹰神荷露斯；在孟斐斯，人们崇拜公牛阿比斯……埃及人在受着神灵荫庇的同时，还带着他们特有的虔诚，赋予诸神以特定的形象。如太阳神拉为鸟头人身、头顶太阳、手握令牌的形象；月神孔斯则是鸟头人身、头顶月亮；阿图姆神是日落的太阳神，他的形象是头戴法老的王冠、手握令牌；死者之神与墓地的守护神阿努比斯是狼头人身；荷露斯神是鹰头人身；爱和丰饶之神哈托尔则是头顶太阳的女神。

古埃及的神系是随着上下埃及的统一和中央政治力量的强化而得到完善的。在埃及统一之前，上下埃及各有自己的保护神。大约公元前3200年，上埃及国王美尼斯在统一了上下埃及之后，视上埃及的保护神荷露斯为太阳的化身，奉太阳神为统一后的国家之神，法老被尊为太阳之子，享有与太阳神同尊的

地位。这个传统被继任的法老们承袭下来，于是太阳神拉和稍晚出现的阿蒙成为全埃及供奉的主神，法老成为太阳的化身。另一个具有全埃及意义的神是奥西里斯，他最初是土地、植物与水之神，被认为是尼罗河的化身和生命的象征。后来人们逐渐从尼罗河的定期涨落和植物的枯荣中，得出奥西里斯死而复活的观念，奉他为冥国之神。在流传的神话中，他是古埃及的国王。他教民稼穡，但被其兄弟赛特所杀。他的妻子伊西斯找到了他的尸体，并制成木乃伊。他的遗腹子荷露斯替父报了仇，当了国王，并成了落日之神。奥西里斯复活后成为大地和冥世的主宰。这个神话反映了埃及人对祖先的崇拜。埃及宗教的根本宗旨是确信灵魂不灭。他们相信人死后只要尸体保护得好，灵魂就有了物质依附，就可以不灭，死者就可以永生。所以，早在王国之初，埃及人便开始用香料对尸体作防腐处理，制成“木乃伊”，以保证灵魂“卡”得以安居。他们卓越的防腐技术使4000多年前的古埃及法老的尸体保存至今。

法老的生命无穷无尽，是埃及文明持续不变的基本信条。一部古代的宗教典籍中记载，一位已故的法老问创造之神：“阿吞大神啊，我的生命有多长？”神回答：“汝命定寿数亿万年，千万倍于常人之寿数。”为了给亿万年的一生供应生活必需品，君主们设计了永世长存的陵墓和纪念殿堂。埃及人把陵墓称为“永久的住宅”，他们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耗费在修建华丽的庙宇、陵墓和举行隆重的宗教庆典上。他们把神庙看做神的住所，把陵墓看做死者的住所，把雕像看做死者灵魂的不朽之躯。他们为神造像，也为死者造像；在神庙壁画中描写祭神的仪式，以求得到神的庇护；在陵墓壁画中描绘各种尘世的生活图景和来世的乐园，表示对死者生活的安排和祝愿，相信通过这些浮雕、绘画，可以使死者继续享受在世间所有的一切，并永远持续下去。所以，英国美术史家贡布里希把埃及艺术说成是“来世的艺术”。

艺术的程式

埃及艺术不论是建筑、雕刻、绘画，还是工艺美术，都是为法老和少数贵族服务的。由于法老和贵族有一定的要求，埃及的艺术作坊在艺术创作上都要严格服从顾主，这就使埃及艺术形成了许多程式，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正面律。正面律表现在圆雕中即无论坐像、立像都是正面直对观众，头部、颈部和肩



部连接处以及身体的重心都处在同一个垂直面上，不向左右偏斜。表现在浮雕中是以不同视点选取同一场面和景物：人物的头部是侧面的，眼睛和肩部却是正面的，腰部以下又是侧面的。这种侧面与正

面结合的造型法和散点透视法已成为一种程式，代代相传。此外，人物的服饰也有一定的程式：男性穿着系在腰间的上部打褶的短围裙，女性穿着露出胸口的紧身长袍，后期才增加了一些装饰物。

埃及的浮雕和圆雕都是着色的，颜色的运用亦有固定的程式，如男子肤色用红褐色，女子肤色用淡黄色，衣服用白色，头发用蓝黑色，眼圈用黑色，树木用绿色，草用浅绿色，谷物用黄色。

这些程式说明了古埃及人具有稳固的审美意识和严格的正统观念。以后几千年的埃及艺术中，这些程式是基本不变的。

3000多年来，埃及艺术形式基本上处于稳定不变的状态。早在古王国之初，艺术程式就已经形成，经历了31个王朝的兴衰，都没有出现大的风格变化。

内非提亚贝石碑

石灰石着色

37.5cm × 52.5cm

第四王朝

约公元前 2590 年

吉萨公主墓出土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历久不变的局面呢？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埃及封闭的地理位置。埃及的周围是海洋、沙漠和高原，仅东面的苏伊士地峡与亚洲相连，这样的天然屏障使埃及人免遭外族的骚扰，同时也使埃及文化处于与世界其他文明地区隔绝的状态，导致了文化的单一发展。加上埃及的社会制度与宗教的严格限制，也就决定了埃及艺术风格变化缓慢。但由于它在地理上与亚洲相连，埃及文化与两河流域地区仍然有一定的联系。不可否认，在早期的埃及艺术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两河流域艺术的影响。在古代，埃及艺术总的来说是建筑占主导地位，雕刻和绘画从属于建筑，成为建筑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埃及人最早在纪念性建筑中广泛使用圆雕、浮雕和壁画，把这些艺术结合起来，互相衬托，相得益彰。埃及艺术规模雄伟、气派宏大，在内容上具有深刻的宗教意味和纪念意义。在表现手法上，简练概括，写实而具有美化的色彩，并具有独特的装饰趣味。

古代埃及艺术的发展基本上是和各个历史阶段相呼应的。从公元前3200年实现统一建立第一王朝到公元前332年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占领埃及为止，共经历了31个王朝，持续达3000年之久。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早王朝时期

（第一至第二王朝，公元前3200—前2780年）；

古王国时期

（第三至第六王朝，公元前2780—前2280年）；

中王国时期

（第十一至第十二王朝，公元前2134—前1778年）；

新王国时期

（第十八至第二十王朝，公元前1570—前1090年）；

后王国时期

（第二十一至第三十一王朝，公元前1090—前332年）。